春秋三發

春秋三發一　發單題卷下

古吳馮士驊仲先輯　　張我城德仲參訂

宣公

元年

公即位　書即位

逆君嗣位，經如其意以誅之焉。

意只在不討賊上見。

遂逆女　不待貶絕

望圖越禮圖婚，惡自見矣

必徵襄仲遂始謀，是文定料想之詞，要發得活

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不稱氏　稱婦　附稱婦姜

經紀望國嘉禮交著婦姑之失焉、

責夫人帶過重發妾母當國用事要得垂簾意、

行父如

不待聘絕不收亦得、

直紀內卿之濟惡謀國之誤見矣、

納賂請會雖罪案只當事迹全要在諸侯立卿四句上責他謀國之失故

雖有勤勞恭儉亦不足取 當時謀國宜奈何討賊靖國上也正色立朝

不[illegible]其濟惡則亂賊之黨亦孤今既不討反與固位所以可惡

[illegible]晉甲父

稱國以放

[illegible]用而私上侵可戒也、

專放提起歸東眉庇穿作庇穿在衛放父上見上侵者使君使國[illegible]

志縣使而成使政在公家必不至此此所以為後戒趙盾當國四字重。

平州　宣公及齊侯會

經于國位之好變文以治其黨焉。

本是魯及齊郡書曰會見齊與賊為黨全要在討賊之法上論。

遂如齊　又再書如齊

經著強臣逆謀之終示尊權之戒也、

只在始終成就弒逆上見人主當防其漸責逆意輕垂戒意重

取濟西　書齊人取

大國貪利以助惡春秋明義以貶之焉。

貶並竊春秋討賊尤嚴于利其為惡而助之一句上齊魯隣國二句正

見他義當討也，

侵陳宋　人。鄭。　書。侵。陳。遂。侵。宋。

貳國附楚逡夏經特正其非義焉，

傳末既並此師爲不義政與何義乎相應要體何等口氣比較棄晉初心

不貴死死斷罪書法重稱人書侵帶繳

○盾救陳　特發而書救　不書宋

可憫而筆削異者所憫之人異也

以先代之後有罪可討原起自有斷案善救邊須體聖人用兵之意所

謂典刑即常法也就書法講勿獃責府，或分上下截作亦可，

○棐林伐鄭　曰會晉師　地

伯兵討貳經譏其微而書其美焉

傳中語意大半爲譏讀于微發地而後伐不過帶言耳板對虛實不整像

傳仄做可也　此晉師即趙盾救陳之師

侵崇　書侵

即求成非道而逆臣之心可推矣

傳意從求成伐與上料想其有逆心觀意者不然等語氣甚活不可說煞

責穿盾須縣穿遞歸盾上渾渾發揮甲父傳云其志固形故曰其端又見

晉宋伐鄭　書人　書伐

伯主借有罪以討貳非春秋之法矣

鄭非無可討之罪宋則非討鄭之人全要木聖人之王法立論說透法不

救宋則晉瑕自明　又書師敗

二年　△大棘敗獲

經筆師于將不兼重之義也

此借宋發義勿粘事實　師將雖並重而重師意尤切王道權衡要透發

以宋主戰亦要提過　以宋華元主戰

大棘　不書伐提過

紀兵而王大國見外討之有詞也

主侵鄭傳借楚有詞以明晉曲末要照侵鄭斷論

△秦師伐晉　書伐不書圍焦

經顯伯臣之召兵誅上侵也

大意與侵崇同彼因求成而發其情此因秦報而顯其迹兩情字須融會

大發書伐不書圍見秦乃問罪之師非侵暴之師也、　上段之意旨亦即

二情字與逆心心字志同志字相照

△四圍侵鄭　鄭不氏而稱人師書侵而不言伐

鄭伯兵之不競而知本宜正矣、

師之老壯在曲直只論晉不論楚蓋理曲則師自老非謂楚壯直故畏而

避之也要將取賂釋賊說得利害則正本二字方有力可不慎乎　有替他

追悔意垂戒意亦要見、

三年　乃不郊　乃

即祀典之不得類慢王之罪矣、

喪禮不然。郊矣何行文

猶三望　宕

望國祭所不得祭越禮甚矣、

八伐陸渾　稍書于采

經志外夷相攻憂中國之意深矣、

夷狄相攻不志謂無與于中國也陸渾逼處伊川在王室爲肘腋之憂楚

又觀兵問鼎意甚叵測安得不爲戒心謹辨貼戎禁階跡楚二意俱自聖

人作經意上發不必增出經世者當如何揆耶　陸渾與徐戎二種勿混

用洛邑天地之中等語、

楚人侵鄭　荊人侵

紀子貳國反正故獨著猾夏者之罪焉

猾鄭反正說得透則侵掠之罪自明予鄭意須從責楚上滑滑捎出獨著

對不書晉平看

宋師圍曹　書　不書伐宋皆見

經獨紀大圍報怨示端本之責也

二族非討罪從輕只照出下意見他雖非討罪之兵宋定有不救之罪其

之治也故書法如此

四年　公平莒郯不肯伐取　書取

私心不能平小可為不治本者戒矣

以私郯抑孙為案以失平怨之本為斷利心圖成不專指取向就其為郯

姻好而挾齊取平便是心有私係便是以利圖成故一不從便取其邑書法只重書取餘俱釋義

公如齊至 致

內君惟恃利交危之道也

書法合比年如齊方會盟救亦要見皆致意纂弑謀齊三項一串說二妥字相照應比義對利交看勿泥事天子方伯為義

公楚子伐鄭

外兵適加于逆國春秋特詞以予之也

寄鄭狄偽歸生弑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楚師至焉故特書爵

年 五

如齊至自逆 前叔

逆君壻大以取辱經深惡其昧禮焉

只止公請婚便是辱自爲之主又是辱中枝葉矣昧禮仰前甚拭云云前

對利交故曰義此對取辱故曰禮其定一也看欲人識體以定位何便明

夫固逆當收書如齊于固逆之上脩收書至則棄本傳而從上傳矣未

妥 只出固逆歸就強婚上斷

固及姬來 常事而書。

經紀越禮之行罪各有歸焉

親來丞來提起重失君臣之禮斷罪書及書來只東得兩非禮點在前可也

楚人伐鄭

外夷昧討賊之義經所以貶之也

寄郤缺傳賦則不討惟服鄭之爲事非義舉矣故書人

六年 △盾免侵 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

經筆削討亂之兵正其失主盟之道也

能省德決不遽加兵遽字絕可玩 仁智迭講勿勞救代

螽 必書 此十五年多八月

經紀災異物變欲其慎所感也

伐莒在前伐萊猶在後故因善惡之感動于心孫軍旅數故賦歛繁 兩何不平

七年 良夫盟

說與國前定之盟其不足貴見矣

盟可貴不待又相歃血又相徵而仍不足恃更安有足恃之盟乎其究作

衛叛魯、只比事見盟之無益耳、無書法、

伐萊公至大旱　書會　繼以伐致　以大旱書

前內外虐小之師、宜共召變矣、

書會雖事異、然同齊志、便可斷非、繼以伐致、亦承罪齊來、得單主責齊罪、

作文只重公與齊侯、俱不務德一段、大旱另作一股于後、見凶年水千軍旅、公與齊侯、何不務德而虐小、去大旱亦主連兵虐小、內外總責、只伐萊提明會字、仍以合黨連兵滯作、只至伐大旱溫責齊見師行有危道以致天變、勿以歸危對天變、只大旱主感動天變、不雩不雨兩意如傳遞發、

黑壤　書會不書盟

經以臣禮諱內以自反之不直也

若不事晉亦不適齊自反還有說以勝見是不直之餘不直在不事晉以上王

遂如齊復　重乃不重復

八年

大夫奉使不終非臣節矣

事本非書復此紀寔也全在乃上見他無上

有事太廟

望圜舉時祭合禮之常矣

只對大事有宗廟之禮本以仁臣庶若能含還臣以禮尤妙

猶繹去籥　猶　只猶繹同

繇紀祀事之變譏其失遇臣之禮焉

書知不可故字嚴重春秋非欲宜加恩于遂只借以明君臣之義耳

△晉狄伐秦　直書于策

伯國資夷報怨經直著其失職焉

先提明伯職後將不自反倒入會狄類且傷失職安在哉要發得剴切

○滅舒蓼　書而不削　楚是時非為君叔敖為相

經志外患可憂經世之意深矣

將爲中國憂攻應中國何與句全要發聖人之意動經世之心

楚師伐陳　取成而還主會處傳惟楚之即

與國被兵從夷經譏其昧義矣

元年春王正月加齊至穫如京　特書王正月　書王總論每行此不重

望國備大而慢王春秋特表其罪焉、

全以事齊形出慢周有君臣先後疎數三樣而君臣意尤重聘覲之禮四句一滾說下都根禮廢來書君如齊臣如周即傳首所謂比事可考不待貶絕非書法、

只公如夜如大意同只用君臣先後相形況比事見惡、

春王正月如齊至

表望國之事大不如有王矣、

全在王正月三字上發揮、

夜如京

無書法、

望國徐遣使以聘王罪自見矣、

不君而臣不朝而聘不春而夏分三段斷罪、

△會扈伐陳　伐非迹作書法、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書法、

討其好之迹即近禮者而發微脉義矣、

只就會扈待陳陳侯不會事迹看出予晉非陳之意累斬見公憤也、

○會扈　無書法、

伯國討貳之好禮足觀矣、

△林父伐陳　曰林父帥師。

伯臣兼將討貳脉義致之也、

予晉意要見須在叙事中提清然後林父以師伐之句、

宋人圍滕　稱人

大國乘釁虐小不仁甚矣、

重伐衰虐小帶之動大衆將大夫起處點破

∧伐鄭鈇救　書爵　下書晉郤缺救

外夷重兵虐戎春秋所深恨也

只就重兵臨鄭斷其淩躒中華之罪不必說無戝可討書法重在于書救

作驗　只楚子伐鄭同但不用缺救意

○鈇救

觀春秋錄伯救則知爵外非予矣

仍以書爵開起婉轉斷罪勿涉予晉意

十年

∧如齊至　不書月

畧詞紀事大以無關人分也

傳意全以此如齊形上如齊須繳歸上傳正名分之意方妙　加[illegible]

單作照、

歸濟西　傳言我

表大國惠遺之私著成惡之罪也、

敘起授受之私歸重成惡斷罪親受惠遺要形容得肖

崔奔　書氏

經紀強宗之出辨之于早也、

有寵惠公句重崔宗之強由寵而致但不重責惠公重垂戒耳

如齊五月壬　背至　公如齊止此、

詳望國事大甚慢王之罪也、

因齊喪而追論不奔王喪，亦比事法也。

宋師伐滕　非。附。聯。

春秋罪大國虐小，急誅討之意見矣。

全要發汲汲誅討之意，已德有關，雖指帥甸，遲虛說爲妥

歸父如齊

即責成修禮于大，慢王之罪見矣。

責而有能要點綴在中方見得禮數倒重　故比事考詞，

公四人伐郯　備人

伯主皆力爭武伐，故深責之焉。

德對力看撫對爭看全要把楚相形方見用何愈意

王季子聘

經紀王室瀆禮重傷其不振焉

歸父伐邾取繹　御書取繹

經罪虛小之兵欲其用之討賊也

盜字對奉天討罪說要發汲汲誅討之意以見其罪

行父如冬歸父如　備書不削

望國急于事大孫昧爲國之禮也

要在所行繼往上描摹他妄說取人不知爲國以禮在平日不在此時單

行父如大意同君臣交責爲是　單歸父如重會畏上見他理曲氣餒要

知爲國以禮者必無理曲之事

闕佐聘

大國忘親脩禮失守身之本矣、

速葬在前畧帶見、又未逾年以君命遣使兩意俱不可畧、

楚子伐鄭　稱爵　削狄

不貶爭貳之兵示責伯之意也、

意不以楚爲罪便專罪晉了　全在書法上發揮、

十年

辰陵　書無貶詞　無貶者中盟詳也、

經不貶從夷者嚴討賊之法也、

誅討原無定迹因後日能討故遂與其能誅中國不能令要重發見夷狄

原不敢進只因中國不能故夷狄遂進耳全要體出聖人汲汲誅討之意

原缺

公滅蕭　晉滅

經于外夷微小深著其罪焉

傳意雖有兩段然後段不過發明得書之恣驕溢即志盈仁禮融化入講

仁字畧重　傳心乃傳楚子之心即不以禮制心之心也心即志無兩意

△清丘　書同是事迹　兼照二僭人

列國協謀外之信失謀甚矣

重發楚憑陵之勢方見要質無益失謀即失職原殺埋命將來一驗不重

△伐陳救陳　以致書

大凡討貳非義經托詞以罪之也

只重非義失圖如傳輕帶陳未有罪而受兵正與妄興師旅相應罪伐陳

同但不收書法耳、　單救陳全在假衛救名上見責宋之意勿說于衛傳中不待貶絕可甚明要別于前題須將叛盟重發難起

十二年○楚子伐宋　楚書爵

經著外討有名見內衛之失策也、

爲宋討一段如傳重發攻與故借楚以詞春秋原不予楚只因宋失策故借降楚形宋失耳、

十三年△晉侯伐鄭　前書

兵出于報怨不必以貶示義矣、

全根戰邲來須在比事直書四字上摹擬、

△楚子圍宋　無書法、

紓紀大國被兵咎始謀之失焉

只主責宋與夷圖中國起處提破始謀不臧雖欲清丘伐陳二事而意盡

伐陳味傳巳字又字及特書救陳可見

△會穀

禮移于大夫其孫來有漸也

此通春秋發慨不專著會穀一時事亦無斷罪語只感慨發大意見制治

當于未亂君若贅旒便無底止觀理于易觀事于春秋亦可憬然知制治

之道矣無書法

去聲

△歸父會宋　無書法

知樹爽鈍賢鄙則知經世要畧矣

楚不假道數句只見楚横當檄非謂其勢盛也周公之後千乘之國政伏鄙字之案要點入發揮一傳全在傷其自屈如縱不猶可乃以至于等字而俱要體貼發揮見夷狄此盛夏蹶此衰　經世之界即是簡書三句上看嚴兵固圍便踴下策

公宋楚平　綴人

經于二卿權平正以人臣之義斷

當時結平二君未必不與知只是自以情實私相告語便有取必之心作文須先以功揚起見得如是大功而臣專之便有罪乃見人臣之義重也

反專在急上見元專在輕上見

入滅潞歸　衛日稱歸狀號及氏皆存書法種種只於責晉累狄於[illegible]清楚明

稱誅伯國覆狄以其仁義胥失也、

總提後分不仁在滅上看不義在貪上看不必大開須知畧狄亦所以示

秦人伐晉　魏顆從治命、詳於輔氏傳參考、老人亢杜回、詳盟陸傳報德、單股不出、

秋螽

經紀物象之變致意于感之者焉、

重不務本召變與前螽不同、

△無麥　無[illegible]法

紀大夫專會重傷其始之不正焉、

此與會殺傳相似非罪齊晉亦非罪葵圉只爲諸侯一僭便無了極故謹

禮者[illegible]之[illegible]于天子作文借題作事實總論原

變掄任欲亟不能發毅波當正之意

○初稅畝　書初

經志變法之始欲人君先務本也

稅畝因公田入薄公田入薄因上不務本盍務本自然惻怛利下下亦竭力奉公奚至公田不足而煩履畝耶要守成法除務本外無忝若當時宜亦無可奈何只失着在先耳

蝝生　常志

詳志內災以示事望人君也

從秋螽未息上看出重災

饑　倂書　雖一僕穀而書合看亦是

禮紀附用之歎知貴教本矣、

○滅甲及吁

貶而稱人。

伯國過于殄夷經深貶其不仁焉、

曲梁告捷國已丘墟、二邑幾何必無噍類、寫得淋漓慘怛總見仁心王者。

宣榭火

春秋思王室之中興於天戒致慨焉、

宣王是中興之主今火其廟故曰不復中興、

伯姬歸

詳書。

經紀內女之出正人倫之本也、

或姬婦行有虧或鄭齊家失道總是人倫之變、故書、

大有年　與桓有年同

以上瑞爲異者、不宜于所感也、

劈頭以程氏記異論起、

十七年

斷道　書同

諸侯協遲忿之誅、春秋著其同欲焉、

本是大夫之忿、乃諸侯同心者、臣能取必于君也、傳無斷罪語、只在非不

傳已上描來、　詳書者、總前後事言之、收不用評矣、

十八年

晉衛伐齊

春秋紀兵交、兩見其罪焉、

齊不護禮、列卿不懲忿、分作君世子伐、而貢列卿、止見其取必于君也、

戕鄫　卜于鏻

經于小國被患深責臣子之不忠焉

△歸父如晉

經紀黎國脩禮責其不知本焉

指凡例重謀國細玩傳文上下截原無輕重總是不知本上本指忠信誠愨之心下本指引君當道慎禮樂刑政之出照傳上下半截過接收繳處須相綰輕易二字要發

歸父還奔　書道自新　[illegible]遂奔

經表使臣之義因著逐使者之罪焉

以歸父之義發起歸重成公君臣死君忘父上斷罪背法總收見父亡罪

事矣特逐之者太意耳歸重當國邊只歸父還晉單于其志仁在造次

顛沛不失禮上論

成公

元年〇無冰　書

經以常燠之災濮微意也

其象已見即逐歸父一節便知慎微者即制治未亂不專在調燮之事

〇作丘甲　日作

經議益國益兵以其困民也

丘出一甲出二十五人也舊乘增甲未可知總是向取四丘者今取足于

三丘向出三甲者今增而出四甲其意皆爲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兵多

刖賦重賦重刖民貧必至之理也

△赤棘　書及書盟

即要盟非道見慭君者之罪矣

傳意只責三桓三桓之中季孫尤重備齊懼晉挑起倒歸公慭君父上作

用民不顧政是慭君之實

敗績茅戎　不書戰　書敗

經紀王臧之褻示端本之意焉

以存防引起重自反作背敢盟平戎之約便是不惇信

○伐北鄙　不待貶

經書大國忿兵直著其非義焉

責齊須本魯說來方有原委後能暗吸魯非義爲妙

△新築　以衛主之

經惡與國亟戰示息爭之道也

初與晉三句見衛加齊已甚此時正當解怨息爭乃不聽石稷之言而主戰齊雖侵虐不以衛戰反掩哉

△戰鞌　四卿皆書　以四國主之

經惡專憤之兵兩變文以示戒焉

專以一怒憤以一笑須極力發揮方見垂戒意專只責季孫四國

○如師袁婁　反以晉人及之

伯國要盟于未服之敵出難掩矣

總是制敵不以義將非擊強扶弱及國子賂免非服叙過五又不以爲

上發不以德命雖有東畝蕭同二事却重質母邊徽書法須將反字批

單如師　緩書法

大國無服人之誠孫伯義不足服也

只被齊雖侵虐至非服之一段斷罪末要合即以德命猶謀亦其心況又

不然

△袁婁　與全題同但不必原賂免起

即勝敵者之求盟見制敵之失矣

△取汶陽　不由復而帶之取

經譏望國復地以不能正之王也

只重不請于王以正題里一意然則宜奈何以下正是請王之事勿以王

命王制分損益意要見

侵衛會蜀

稱師書動

經獨舉辱君之事戒遂忿也

以稱師叙起在書事上斷罪要發透季氏稱心方見辱君爲僭史外傳忠

政與稱心心字相照爲國上卿單看危指民辱指君特起二字也要括出

∧只侵衛

侵衛則書侵我不書單主稱師無味稱師提起

春秋隱顯外慕將著辱君之罪也

∧會蜀

經從内君見辱歸罪于當國者爲

先極揚其孫則責季有力一身之忿悻較君國危厲孰大孰細一肆褊心便不之察為國上卿者固如是乎 非諱也起處要點醒

△盟蜀 書公不諱而人諱恥之大夫

列國宗夷而不恥亦不善擇矣

主盟者楚要提明恥字痛發若非諱于前則以夏服夷亦天下一大故豈只人大夫便足見意乎 不擇義要透發

三年

會四國伐鄭 書而不紀 晉侯稱爵而以伐書

春秋詈兵爭之迹而獨見討貳之有詞焉

彼此無善提過在前只重鄭附夷擾夏致晉有詞上作須知責鄭非予晉

新宮災 重不恭援于遷主亦是不恭之故

鄭去疾伐許　書後伐許傳以從夷而虐小見罪含一之爲甚意

如晉至　書至

當覲王之時而事伯經惡其悖焉

△圍棘　無書法

望國環故邑非保民之道矣

薄稅斂聽稅畝輕力役應丘甲二者脩德政之大目全要在故地上生發

伐𢈻咎如　赤狄之餘也如潞甲作文

晉衛聘及盟　不繫于國　不言公

二卿因聘而盟經惡其辱國而抗尊焉

貽其國以非禮不信之名故曰辱在本國則辱在外君則抗二一意碎作

八 鄭伐許　傳曰以伐

春秋甚二國虐小、故斥而狄之焉、

先將義利二字發透、從融傳意行文、況又憑弱犯寡一段極重、兩甚字應。

四年 華元聘　通嗣君也、背儀宋集

即大國通好于內、見其交有素矣。

鄭伯伐許　稱爵、

經于二國虐小者、其忘親之惡哉。

五年 杞叔姬歸　原爲桓公夫人、嫁四十四年而乃出、是見桓公有愛于妾、嗣故姬不安而歸、與他出有異、

經紀內女之歸、正人倫之本也。

蔑如宋　報華元也、亦脩殺深隙

即望國報禮之迹、可見其兵無名矣、

㑺如會穀　與無婁同、

梁山崩

經記天下之異、欲人君省德也、

蟲牢　特書同盟、

經紀服貳之信、均著不臣之罪焉、

皆不臣皆守正、賂同宗

六年

立武宮　特書曰立、武公、伯禽之玄孫、隱公之高祖、親盡斷制、但有已、譏論禘法、僖世已絕、

祀國祟祀非禮、春秋所譏也、

○取鄟　滅而書取、

誅諸侯微小之惡示尊君之義也

全重聖人尊君意發尊君須兼抑臣說謹微意不可畧微字就茁出上

出　拈此題雖說抑臣須與項傳有別

良夫侵宋　書侵

經于與國凌大而深斥其無名焉

此書法在亦然二字照出倒須得體不立二字亦要見勿單說無名

晏齊如晉　以聘了此晉命代宋事是然未可斷罪與今昔不可不辨意

孫僑如侵　特書侵

罪國徇伯用兵可概甚矣

將會宋交奸事迹輕點見今日侵非魯志中間以兵戎重事邪交大倫作

骨命上卿用大衆亦須點出方見書侵之陋不立正無名之實勿作兩項

○晏弱伐欒書救　下書欒救

春秋惡外暴而深與伯臣之不戰焉

楚主罪楚予晉開作細玩傳意書救書法只了罪楚之案按左氏以下見晉之可進正以無功此餘意也作文宜以楚罪重講起以救字證明隨照傳轉到晉晉大發末救知救者之善如是伐者之罪不益明乎

晏齊伐

夫兵加反正之國非義甚矣

八書救　書救

伯臣惟患近仁經以其無功而善之也

彡在無功上看出春秋所以善之之意二善字緊相照應無功者無

救伐之功若救鄭則繞角之遇已自勝楚不得謂無功也　是役也楚師

還晉師遂侵蔡楚以申息之師救蔡武子不戰而還事在救鄭後故曰不

還數要叙得分曉

七年　鼷鼠又食

強臣可戒祭物變而知之矣

只因三桓相繼成又弗戒故因許翰之言而揣其理措詞須有斟酌

入吳伐郯　稱國以伐　吳僭始書爵此其即位二年

春秋所僭號之國所以尊王也

觀春秋之法仲尼之制句則聖人扶持名號意殊不苟

不郊猶三望

春秋志內祭之僭謹大禮也、

△伐鄭救馬陵　不待貶絕　特書救鄭　書同盟

春秋惡外暴而許伯義以甚其罪焉

傳意先將楚罪說起後步步繳轉楚暴　上此題宜只主責楚而言救則楚罪益明書同盟則楚張益見總繳斷其罪行文肖傳方有情三書法遞繳于後、

只楚伐九國救亦倒責楚、　單伐鄭見黷兵從正之國以著楚罪、

○救鄭馬陵　竟全全題、

許伯義之動而外橫可知巳、

△單九國救

伯主勤恤患之兵春秋特美之也

子晉安攘是正意以大合親往救之楚罪鄭善只用繳出

○馬陵

卽諸侯懷外之同而外横可知已

宜就諸侯同病上形出楚横要得故字意勿說子晉

○吳入州來

寄滅巢伐著凌楚之漸

經紀强夷用兵志凌外之漸也

四鄙指吳言故曰不能制若州來不可謂鄙亦不可言制也失人意伴講

八年△來言汶陽

來言 歸之和

望國歸地經以為責其不自立焉

要在緩詞易詞上形容其不立齊人貪得三句提起畧點、禮字要重發、

欒書侵蔡　送侵楚獲申驪初從知范韓也、

春秋紀兵見伯臣從善之功焉、

舊主書從三帥楚棄析公分從善樂賢作然析公鼓釣之謀定在繞角之役凡無傳題以左傳爲主須有根據不得涸帳兩跨也　指月亦看誤、

納幣　書

經于大國圖婚而譏其越禮之非焉、

召伯賜命　來賜

經于王室寵內而深譏僭賞焉、

罪邦君之不王政起下譏天子之僭賞勿平書法在來字上見、

士燮聘伐郯　前年來媵下書會伐

伯主失討小之義從兵者之不立可知已

舊主晉會分作細玩傳意書法專屬責晉會不立是餘意宜重晉失盟主之道而以魯不立帶言

若只出會伐郯　主責只當然亦要本晉說來方不失亦可知已意

燮聘

但徵兵非義之失見矣

衛媵　連後二媵方可收備書

大國婚禮逾制經書以示戒焉

九年○盟蒲　特書同盟

伯主講信以要貳昧其本矣、

盟非固結之本與後不知其本相應蓋誠信乃固結之本汶陽之歸晉於

不誠不信以致諸侯解體豈區區要質得救潰散哉、

致女來媵　晉

經志媵禮之失因見內女之賢焉、

媵之失衛媵傳已發故傳首只論致女耳二意雙提倒伯姬作、　單致女

同只見厚其嫁遣之禮、

執鄭伯晉伐　執人而執　例楚執　深譏不書晉侯

春秋誅伯討尤惡試罔之脈義焉、

傳中雖有三段段斷不書自是事體耙く厶然究以非伯討起倒歸例

彩彩錫輕徽亦得　單執鄭伯只王非伯討殺媽不用　小伐鄭只二

救殺媽提過緊就義利上責鄭

人伐莒潰入

特書日

春秋特謹小國被患示保邦之本也

固本安民與為國之本相應潰者民逃其上便見民不肯效死效死自非

臨時可辦使民不肯效死可知平日無固本安民之政重垂訓不重罪莒

盟齊伐莒

主削救與書伐鄭同

人秦狄伐晉

稱人　比事以觀

春秋紀兵而用夷致寇均罪焉

傳明有深意譏王用夷非也比事以觀卽所謂直書其事而義自見分上

下截不必板對。

○城中城

經護登因設險明體險之大用也。

體險大用政與儆守之儆對看體用字便是緊關須將險字攝入禮中就禮中生出險來　中城在郛之內宮之外故曰益微。

十年　鄭背僖　傳書弟

經以與國狗伯之兵特示寵弟之失焉。

背命只作事寵寵愛就平日言傳因制立而推父寵是料想之詞勿死說。

五月伐鄭　鄭子罕勝以褒鍾子然與子僑子子駟為黨同歸　稱兄非伯討。

齊人媵　伯衛賸姪女二傳稱宋公賢伯姬異姓非禮投過

公如晉　不書葬晉侯

會葬惟天子則可故諱其屬而不書

十一年　郤犨聘及盟　與荀庚衛夫同意

十二年　周公出奔晉　書曰出

經紀王臣之出傷王道之衰也

君臣相惡是前專恣點見公自絕于天重王室衰微上作

瑣澤　此晉楚為成晉士燮楚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不書存中國也

經畧內外之成謹大防也

交剛　同上　晉敗狄

伯國用詐挫夷經所識也

近有王失禦夷之道者、謂與楚合好、故狄敢間晉而來、

十三年　△鄭乞師　特○書○曰○公○

伯國擺微兵以報怨經畢詞以抑之焉、

不以王命與師便有甲伏屈損之道報怨亦餘意、

△如京遂伐　書曰如京師　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爲國事○

諸侯以事備觀春秋酌詞存體焉、

書者見授亦是紀寔書法正意在又書上、故傳以此爲結全在聖人言、

發揮勿容作斷罪語○

如京　不成朝書故書如、

諸侯因事覲王、經特著其禮焉、

至于此極意要實得剴切。

○遂伐　加自嘲大意兩全題。

辭詞以重覲典存臣體也。

國
林父歸　以其適遠又預歸未下此可知已。

可
婦姜至　以夫人

望國鬭婚失正春秋所以譏之也。

儕如不氏畧提過重不親迎作。

去
入盟戚　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辭曰聖達節次守節爲君非吾節

行
也遂逃奔宋

貴戚守節可以風天下之讓矣。

○執曹歸京　獨書其爵

伯王討罪而正之王春秋所以予之也、

不濫又不專串作加盟戚作事定、

〇華元奔歸　不。不。省文

經許外臣出入者其正也、

正字俱就討賊上看出以不賴寵二句相連說、我討君臣之訓句要發揮嚴重　只華元奔單就不賴寵上說見其有討賊之心、只元歸見其能討賊在不輕入上、

魚石奔

即强臣去國而大夫靖難之功見矣、

魚蕩皆桓族也、澤弱公室而黨之、故華元出之以靖國人文中要把不

彼多大勳及自止元一段見他畏服之心　無書法。

公鍾離　吳。會

中國通好于僭夷經特詞以傷之也。

舉號是常例殊會是特書惟吳僭號故不當親不敢與敵及俛首東向總

見傷之之意要發得感慨淋漓

六年　雨木氷　胡氏因王安石謂天人不相干因欲盡廢五行傳故曰過

悅內辱有預徵知天人不誣矣。

晉侵宋

求國附夷病大經所以陋之也。

公鄫陵　不。書。師。敗。績。

春秋酌詞紀兵特示倖勝之戒焉。

以不書師敗提起重倖勝作案非持勝之道持者處也言非處勝之道也。

文子軍門之戒要重發。

沙隨　直書不諱。

丙君見辱而無歎春秋直書以示訓焉。

穆姜煽禍僑如構讒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不察而信讒卻公曲在晉不在公也何歎乎雖就成公說要發垂訓意　守身應物伸道禁義大勇范

然都要點發。

會尹子伐鄭　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總紀潰分之兵示倖勝之戒也。

要見勝楚而怠意、

曹伯歸　不名　自京師

王室縱有罪、失天刑矣、

周衰全是刑賞不行、此番晉執負歸京、是一大機會、卻又縱之、成甚箇王法

曾行　以下四王　料假傳、

即內臣見曹伯主信讒之失見矣、

宣伯肆讒不忠、郤犨信讒不智、晉厲過聽尤非然、不可下斷罪語、益刑僭

傳皆叙事也、

僑如奔　連前五　以信讒納忠分股、郤范為主、僑如曹伯帶之、

即讒臣去國見伯臣納忠之善焉、

夫子范文子要本赦季孫說來、

△盟扈　連偁如季以夫好爲賢予范文子、

内臣見釋孫忠足以感人也、

夫季文子忠足動人一意范文子弊伯只點入、

十七年　公會尹單伐鄭　楚師首止諸侯還

鄭伯兵不競于楚而得脩盟之故矣、

見雞澤傳、問繳俱用柯陵連至代同、

△柯陵　与劉澤傳、

春秋紀信著攘外之同焉、

以單與盟提過重同攘楚作、

冬伐鄭至　楚知爲上諸侯還意同夏伐[illegible]

辛丑用郊　特日用　郊當用正月上辛

望國居常非時蓋故以譏之也

伐宋入彭城　不曰圍宋　言復入

春秋紀兵助逆與爲逆者均罪焉

托于諸侯二句正足上段世國不世官意惟不世故楚納之而不與惟已

絕故復入爲甚惡

句聘　悼公初立報公之朝也此北播逐夷羊五

郎伯國交內見睦鄰之有禮焉

杞朝　公以尊君語之杞于是緊朝于晉此北播[illegible]君方明若出亦

至此意

單發

楚鄭侵宋　王次點謂傳楚人釋君助臣鄭人棄中國而黨之楚鄭分惡

虛打　諸侯同心謀宋襄公在喪不會

春秋紀信于其勤義而合禮也

襄公

元年　○圍彭城　繫之宋

經于伯王討叛邑必追書以謹王度焉

只在發明一宋字如已去而追之不登叛人不成其為叛也彊域封守政

是王度

○伐鄭次鄫　不書楚救　只伐鄭單主于晉

惟伯兵放義而昧義者無可貸矣

傳意兩截、上截無書法、只合逕做、不以大義裁之之義、政與放義而行之義相照、此義重君臣不重夷夏、觀傳首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便是定案、後云棄中國從蠻夷、不以大義裁之、蓋夷亦有裁于義而可從者、如辰陵之盟是也、單責從夷未是

壬夫侵宋　侵呂畱、取犬丘、書法亦用例敘、

不假外夷恤患之名、顯昧義之失也、

須知子辛救鄭、遂侵宋、非侵宋以救鄭也

邾朝二聘

繹于列國交隣、深著其廢禮之罪焉、

以禮字爲主、中分朝聘二支、

二年　鄭師伐宋　楚令也

即戎國虐大之兵、見其困于夷令矣、

穀主次鄭傳與楚不二、不若貞伐傳因强楚之令與左傳相合下三國侵

鄭、謂大夫欲從晉政足欲息肩于晉也、

晉宋衛侵鄭

穀紀討戎之兵、見帥將之竝重焉

子駟從楚事提作一頭、

會戚

紀謀戚之會因見晉卿之和焉、

謀鄭也、寄陳逃傳作八卿和睦、　舊主大夫專政邢丘溴梁傳與未及

○會戚城虎牢　與虎牢同　不繫于鄭

經以失險罪貳國待衰世意也

當以不能守險爲案而以守天子土繼先君世數句重斷須本從楚說來

三年　嬰齊伐吳　克鳩茲至衡山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吳人伐楚取駕楚人以是咎子重

外吳兩失其良亦棄賢之故也

駕良邑鄧廖亦楚之良此子重之疲于奔命所獲不如所亡皆子重致之

△長樗　知武子抗辭公稽首　借逢祿帑傳志敬[illegible]

外臣辭大禮于內可謂知禮矣

△雞澤　補同

經紀貳分之信盟其權外之同焉

王臣與盟提過專重同病楚發揮無斷罪意　楚師在繁陽乃雖澤後半

傳引來驗其戒心非因此而有戒心也

袁僑如盟　王渙梁傳

鄫紀大夫之盟凡懼之猶統于公也

懼楚作事定　單如會王上俱懼楚

荀罃伐許　許靈公事楚不會雞澤故也王張氏小註見禁備情狀流遠

叔孫豹如晉　金奏肆夏之三不拜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乃三拜

即內以修禮于伯子其知樂之情焉

據左傳有敢問何禮句亦可作知禮兼說亦得

公如晉至

內君脩禮于伯知內助外援之情矣

獻子相行能申借助之請晉侯設享惠諸屬郳之願內外俱無危道

陳人圍頓　圍頓以叛楚與侵蔡獲變卒相殘

郳與國雖小知有招寇之道矣

五年

鄭發聘　通嗣君也　王季氏小評

郳甙國脩禮下內知伯業之盛矣

豹郳如晉

經于望國屬小文譏其失正焉

郳不能守國而屬晉以卑其宗廟晉非天子命而私屬以爲附庸皆失正

△善道

鄭伯國布命于遠夷知遠夷之慕義也

此乃會戚事迹作文當以會戚貊人開起中間只撫彼聽好此告期揣出

一段慕義光景以證明戚之會不爲王

△會戚　過而貊人

經進遠人之從好情與義俱見矣

義者進退之法情者與善之情總是尊中國欲使夷狄效順來會便不爲于

戍陳　平陳逃僞

即列國之防患見伯義之勤矣

伐陳救

伯主義勤于與國再見于恤患焉

疑同伐陳陳逃傳救指會鄧事非此救也還連伐陳爲是

六年 滅鄫 莒女爲鄫夫人無男有女女後嫁莒生子鄫因立甥爲後

小國陰謀取國春秋原意而誅之也

七年 城費 季私直書

視世卿越禮之役可爲後戒矣

此時未遂強私弱公而已有其萌厥字重看季氏不臣始于南蒯不臣亦于費聖人逆推其禍固有繇來只消據事直書使後人懼然知戒

圍陳會鄧 主傳述傳只會稱同

伯主勤恤患之好知其不可背矣

光頒如會 日如會 加齊鄧例

厭因志于從伯春秋特致其志焉

只王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勿率卒邾衛禮義爲中國之君

陳逃　鄭逃

與國乘伯從夷春秋畀詞以陋之也

只重禮義發而以德不可背黜人見其逃之失計

八年　公如晉　朝且聽朝聘之數

即內君之赴會而聽命不宜自大夫矣

十會公在晉何見省不當往會

〇侵蔡獲燮　鄭侵蔡

小國而令與武功失謀甚矣

于貞伐傳責國耳重無故二字

△邢丘　貶而稱人

經譏伯好以其爲交擯之始也

傳中愛字最妙悼公初意不欲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當知別指示人

一失而不可收拾之乃以容之也政所指例那之非言　[illegible]

梁之盟看出失政亦要點

△貞伐鄭　不而不書

經畧貳國之從夾咎失謀也

一傳通自侵蔡失謀上說無故怒楚要挑發其能國乎政與畏天者保其

國句相照

△士匄聘　主遡綱帶傳賦彤方而知守官之斷、

九年 ○伐鄭盟戲　連斷通方有書法、

伯國得善勝之謀、春秋予之也、

傳中叙事雖多總是取智罃還師敝楚善勝之道要發、三分四軍以匹軍分作三番更番出入也、

伐鄭

敝國大信召兵聯于策矣、

其王晉師至矣以上作文見伏尖策、

○盟戲　與下盟同其重修楚服鄭畢事、

楚子伐鄭　于鄭及楚平、盟于中分、

以兵加蔡、見伯主行不戰之謀也、
亡還師以敝楚、不與之戰、作勿云伐而不救

十年 會柤 列會

總外遠人之王好、傷中國之意深矣、

大意同鍾離、但此當悼公伯業盛時、下語須有斟酌、

⊙偪陽 泉鄭傳

伯臣以偪成功、得將道矣、

一隊獨成處、獨無所俘力、三日狗軍、董父無所施勇、此猶是一時之畧耳、

投机一怒、使荀偃不得行班師之請、方是將權、要將林父此斷

貞轍伐宋 宋受偪陽故也、偪戎虎牢傳、鄭人從楚、故為下義、

十二國伐鄭　一鄭牛首。

經紀伯兵駕外之始予其謀之善焉。

公戍虎牢貞救　既繫于鄭又書楚救。

諸侯逼戍攻外不義甚矣。

傳意罪諸侯城虎牢時已有此因係鄭始發耳作文須說駐師扼險意哭

既發抑而後從入猶前志意方有力下書救不重善楚只罪諸耳

戍虎牢

諸侯戍險逼鄭於秋追書以罪之也。

貞救鄭

結條外夫怖戍形逼者之罪也

痛發曾荆楚之不若。用戎相形勿言遺義勿說子楚

十一年 公作三軍 譏之作

經紀兵制之變示失權之戒也

作字緊指法生出若依舊三軍自不謂之作矣以季氏專其衆以舊為

壺士為斷示鑿意要重發

舍之侵宋 議致晉師而後與之俱毫北傳不言須季聚

戚國興致伯之師亦拙于謀矣

伐鄭 二駕北林此與三駕伐人數無二連公不出亦前別

伯國徵用敵外之謀得善勝之道矣

亳北伐宋 書同盟

二國從伯而卽渝、可見盟不足恃矣、

致晉之謀畧點、

亳北

紀伯信之同葬驗其不足恃也、

伐宋　大意同全題、但不用書同書侯等復二字要挑

○伐鄭首節

觀伯事克成而知篤服有道也

不書鄭會點過、駕外卽在服球上見板對非體、總起中間串發開開鋪叙

勿着序績語

○伐鄭　三駕東門、此與二年不同、彼用謀力成功也

伯主成攘外之功。歸其得制敵之謀也。

○備魚

即伯主服賊之好見推誠之效矣。

鄭不可信重提起跌下方有力須咏歎誠能感人勿兼罵楚說

執齊

外夷僅能辱使伯謀屈之也。

十三年　救台入　邇入

內臣因事擅權。春秋惡其心焉。

以大夫無遂事爲案以台在邦域之中爲斷全在使公不得有爲上見他

無君之心敢字要發。

士魴聘　且拜師。主許氏小註，見悼公善持勝。

莒侵宋　報晉之取鄆也。主叢魚傳，不能與爭，意同執莒。

公如晉　拜士魴之辱。主博業胡。

十二年　取邿　與汲郡同。

城防　主葉氏傳，數時亦書，見勞民爲重事。

十四年　公會向　叔老從書。

經譏茲使之失政國體也。

一不使免，一不敢避，是二臣之失，然使之失體者，君昧君命使人之體也。

公會伐秦

經紀伯兵，見用人委政之失焉。

兼先穀溴梁二傳用人之失指欒黶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

衛侯奔　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文

外君見逐于臣經端本以責之也

要將書法辨難方有情警君為鑒意不可畧

貞伐哭　按王貞序傳棄賢庸涕無功宜致之權已及泉丹方來子囊之厭不可支今有至注證是不得志于晉故致怨于吳則報報

作者

會戚　定剝也　寄溴梁傳國之大事而大夫專之

大夫專定君之會委權甚矣

十五年　向戌聘盟劉　同庚良夫聘盟　若只戌聘寄溴淵傳借貨戲于共堂　作戌之良

劉夏逆　不稱使　埔公令禮棄點

經于王室圖婚志其失禮者示戒焉。

圍成救至

經紀外暴、因見內兵之怯焉、

兼同圍齊救邢二傳以齊暴起例、魯怯、救書至。

救成至　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

經譏內恤之怯、仁天下之情也、

城成郛　王制諸侯三郛越禮各過其城

十六年

溴梁大夫盟　兩盟知大夫

經于大夫尊攻、深示譏禮之意焉、

此傳只原三會說、不及邢丘、邢丘傳以邢丘對溴梁爲始、此傳又以三會

對溴梁爲始須要得治君往事咸慨無及意　謹于禮而不敢忽何最重

凡王微與未兆皆其所不忽也

叔老會伐許

經紀討貳之兵特示正分之意焉

前假王兵而序鄭爲首正君臣之分也

伐北鄙圍郕　主罰圍齊傳數伐鄰國觀加兵于齊可知

豹如晉　直言齊故賦圻父鴻鴈　戰紀傳作下告方伯

紀內臣修禮見爲國之忠焉

圍桃圍防　以未得志于我故主圍郕齊傳君臣畧分照

六年

白狄來　不與其會

春秋嚴大防故不與外夷之朝焉、
不與其朝、只不與其通中國、況列國之君云云、辨諸侯無受朝之理、非罪辭、
同圍齊至　獨書同、以伐郅。
經變討罪之文、見抑強之意也、
二書法、遞例、無輕重、總見齊環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大字如大家大衆、
一、般傳只云免、勿說予諸侯、
公同圍齊
觀諸侯致討之協、大國之暴見矣、
要見諸侯所共惡疾意、此書法要發明意義、不必例、
午伐鄭　起楚師以去諸大夫至于純門而返、見楚殺公子嘉傳、（）只句傳作守禦之備以子展子西入保也、

夫尊敵危國不忠之罪著矣

九年　祝柯　盟于督揚曰大無侵小

經不脫諸侯之信以有討罪之義也

△公至自伐齊

經正諸侯討罪之兵以罪所宜討也

圍不言伐而以伐至故曰免詞只見齊罪可討多美諸侯

取邾田自漷水

經予邾國兼地深著其虐小之罪焉

邾病魯誠有罪魯用晉執其君又取其田甚矣本高氏註

士匄侵齊　還是錄事之詞非書法

伯臣制命近任，春秋深善之也。

以不伐喪爲主，專制閫外，只用之排難，以足上意，無書法。

示

速盟向　借至笙傳孟莊子不攺父之臣只可帶題不可獨出述伐鄭　同

年

澶淵　齊成故也。主伯使衛人本傳氏註。其句作等爲國者不

師，書。

厥奔楚

賣戚從夷昧義之罪著矣。

其母弟也，是蔡履斷案，使能辟國人殺般之罪，成兄事晉之謀，豈非大義

所在，乃反從兄欲背之國奪矣。

黃奔　特以弟書　不能脫。　兄欲與他欲去其親而不能保，帶歸之于大國而

□以讒去國□，既歸于君焉

庶其奔　特書姓氏書來奔

經于叛臣托內明義以交責焉、

不言及不言叛、是辨書法不用竊地叛君納地受叛總爲利而不知義也

二十一年

交譏之與牟夷奔同、此公在晉而宿受之須點出

盈奔

即世臣去國伯主之薄恩見矣、

只重不念欒氏世勳句、

商任　錮欒氏也與沙隨同

二十二年

沙隨　連商任出破後字改丞字、

伯主復申錮臣之約經深罪其薄恩也、

只主不當錮一意舊兼不必錮此自巫臣一段推出餘意也不必用過宋

重發、

黃歸　主殺慶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非君人之道大悠閒斧

即楙臣之所自克失君道矣、

欒盈入晉入曲沃　例入　備書

經惡世臣恣逆原罪于致之者焉、

以欒盈逆起重錮之禍亟作、

○救晉次　凡救那傳救而不進救則書所次以罪其怯、

經譏恤患之慢仁天下之情也

紇奔邾　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見紇之要君、

襲莒　見鄭人伐衛傳注行而掩之曰襲

大國掩小經著其實以罪之焉

豹如晉　論不朽者詳淵傳見穆叔之良

廿四年　楚蔡陳許伐鄭　師于東門次于棘澤王對然傳鄭不叛晉

豹如京　附論李傳作劉大夫如京見晉息僕不臣　王孫其有禮傳
之大祚

大饑　饑。

鄰國遇災無備春秋特示其戒焉

此傳止就臨時無備說然平時無救荒之策可知

廿五年　會夷儀　如下文所敗。

伯主貪利縱暴恣殺所以敗之也

要在閑情上參發、

△會之以陳　倂忽有例加夏氏陳同

經誠入國之懸慕執禮也

辭雖含之作文要用子產叠後此所獻之捷即此入陳之捷也井堙木刊

執縶承飲贂入

重丘　特書日時

伯王請信成惡經加以同情之罪焉

衛侯入于夷儀　止書其歸而不知

國君有歸國之道經不遽絕之也

罪此袞衆卿不比從之勢國況撫內若外有人使能改過闕問其國也惡

衎而絕之使改過意不可少

△夏伐陳　伐陳在獻捷之後　寄忽夯傳允子產能自立

賢臣不屈于强伯能自立也

忘周之德恃楚之衆其曲在陳遵而王制復而舊職其直在鄭此須道出

亚子齊侯

伐楚門與　只用吳子自乘一段把入境必假道三國相形

亓 衛 林父叛　書曰入于戚以叛

大夫專祿以背君不臣甚矣

衎歸　書名

外君歸國而自棄國非其國矣

失信無刑，在歸國後，即其逆境者携之，逆道者拼之，逆門者領之，驕倨之習，倨然皮冠不釋，故態如讓太叔儀一事，亦是族家鄉故智也，要露入

會澶淵　為孫氏故，强城田，取西鄙，

經于伯王講好，著其與叛之罪焉，

楚陳蔡伐鄭　亦主滿斷傳見鄭下，與二十四年伐鄭同，

子　通嗣君也，衍說不通，好在三十年，景公嗣位，而能通好聘問，亦一等

慶封聘　見其賢矣，左傳載封來，車甚美，叔孫以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與人，不徵，為賦相鼠，

會宋　元脩武侯會說傳

繫于秦防之好，微伯侯之守信也，

舊主交兄秦防，與盟終無別，今只用作事實，

鱄奔　傳弟

[illegible]戚守信去國經原罪于君焉、

子鮮合乎春秋、只是去得其道、若約言原必不可踐、須將他術失言見衛

侯失信以去其弟、勿說春秋予鱄、

盟宋　再言宋

中國交夷以始禍、春秋重貶之也、

衰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都在後邊、作文須重發其後禍始字方得、

予　慶封奔　齊人讓晉、遂奔吳、吳以朱方處之、富于其舊、借[illegible]伐吳傳

全　責吳崇惡、

公如楚、為宋之盟故、同宋陳鄭許如楚、

即內君脩覲于夷、見交夷之失矣、

二十九年 公在楚 特書公在楚

因歳首而存君示臣子之義也

送葬取下俱正月後事聖人因後之危困故特書所在以存之今在聖人

意思上發

△城杞 不待貶絕

伯姬悖族而昧其本春秋直見其罪焉

輕棄諸姬即在不能尊奬內有父族而後及母族要發明

十一秋聘 前作三軍傳公既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

即公臣不足于耦君之失民驗矣

執幣之禮僅行于莊叔三耦之射取足于家臣要見作三軍之流弊

杞子盟　借杞卒傳用夷禮故稱子

△札聘　不稱公子

春秋不取讓國之賢望之以中道也

傳中議論層疊總不越辭國生亂四字　季札前後七之辭皆是只著在夷昧卒而又辭以致僚光之亂父兄非孤竹之私主僚非季歷之平便是斷案望深責備要發

辛年　甲午宋災　詳其事

特志內女全節之孫勵婦道也

丐如宋　冠以夫諡書曰宋共姬大意同上

良霄奔入　不言復入不言叛

經於外臣未絕深惡其謀之逆焉、

澶淵宋災故　大夫成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為、

觀列卿之所以會不知務甚矣、

只重不智不仁罪說大夫以智帥人要領起只出澶淵單用稱人諱魯書法

昭公

元年　○會虢　先趙武

經紀信而先伯臣先之以信也、

招不稱弟提起重趙武守信一意作守信是守弭兵之約非讀舊書也須

本春秋不貴胥盟說來、

取鄆　不卷書

又亂取邑春秋畧詞以示諱焉、

不悉書不書伐莒也置乘亂而取邑帶之點出亦要點見非紛勸人處、

不免矣

鍼斧　書此　曰和

經著偏愛之禍、尤罪薄倫焉、

均愛乃以全愛能友政以敬親二語勢原側下、宜以父禍講起、側秦芽作

〇大鹵　書敗狄

伯臣變制用詐、雖攘外必譏也、

要見攘斥得宜、但崇卒詐謀非王師耳、惡重在啟禍上、詐誘在崇卒外、然

惟崇卒乃便用詐耳、

去疾入　以歸也　不稱公子　書人作事甚不重

貴戚以正復國、經特斥其尊焉。

展與奔　不稱爵　以國氏

經于外君去國誅其逆而治其黨焉。

兩意相承說，俱自書法難起、

聽鄆田　見執意如傳，亢千代書鄆，然此猶是季孫非意如也、

強臣擅兼隣地，不臣之罪可討矣

比奔　見比歸傳，比非奔者，而書人以歸，待比以國底誅、

觀貴戚去國見君臣之分所存焉、

一起呼，觀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寄稱[illegible]傳知禮、

于如晉　評卿勞辭大館亦同上作知禮要推他志彼

如晉復宿如　晉

詳望國事大之迹深識其昧禮也

論禮直不該如晉故曰舉動人君之大節又曰必謹于禮而後動季氏逐君之漸應奸邪窺之習人下比之迹應四隣覘之作文以經權兩失立意

昭公而以宿晉綴講在後俱要擬到昭公身上　去宿如同只不用宿晉件講只宿如晉大意亦同從上侵下比說歸昭公身上

三年

燕款奔　以自奔爲文

總于失國之君必端本以責之焉

意在垂戒傳統凡失國之君言燕款事畧點勿粘

四年　大雨雹

知天變之故而禦災宜有道矣

以禮爲國行其政令政所謂正身治人也須連前雨雹說

△會申　不殊淮夷

列國聽天而宗大惡皆夷行矣

只重不以爲賊而又推爲盟主斷他夷行　天字要重發要知列國離責

命于天天意原不爾爾以恕待人承不兼偽赴勿混入

執徐子　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　見申傳

經著外夷虐小罪中國之棄義也

秋伐吳　圍朱方　兼申傳徐超伐吳傳

觀外夷討罪之師、宗夷崇惡之罪咸此矣、

指月用盟宋會申二傳、然徐越傳崇惡亦不可遺、還只就前後兩傳爲妥、

若連遂滅賴則主宋申傳無疑矣、

執慶封

觀外夷討罪之兵、知非遠人所宜假矣、

主徐越伐吳傳就吳崇惡上見楚討罪有名、不可予楚、　連前伐吳同、

取鄫　與取鄟同、

五年　公舍中軍　書舍、

强臣變制專兵、經微詞以著罪焉、

此傳單責季氏作三軍時三家得七公室得五至是則公室但有貢而無

民矣故曰發甲　微詞者不明著其四分擇二之詳但渾說舍中軍是亦

定哀多微詞意

公如晉　加至晉同

內君習禮之儀總識其脉本也

政令在家不取有子家羈不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于禮不亦遠乎

來奔　必書所以名其人　書來奔

外臣以地接內總交者其不義焉

總起中分後加傳發爭戒意或以書來奔兩識重重斷罪倒書名書法上

發首言及畧黜不重

○徐[illegible]代哭　與徐皆得人

之人從兵近正春秋原其世而進之焉

觀傳中比吳為義師亦有名則此役本非全美但聖人筆變夷法苟可[illegible]

斯進之耳　勾踐稱王在伐吳後須有分曉與徐皆得四字亦有意義

六年　[illegible]合比奔　　述粉

經下大原見逐示刑人之戒焉

傳無斷罪語只就刑人可畏上發垂戒意

七年　公暨齊平　　日然

內君附夷得成春秋之所罪也

重附夷斷罪不止惡其挾也暨字亦紀實書法提起不必徵攷其事而輕

重見罪輕而罪重也

公如楚　落章華之臺其荒者相好以大屈

即內君事外之迹附夷之失難掩矣

借暨平傳外附荆楚句

叔弓如晉　賀虒祁

八年

即內臣奉使只伯國崇侈之非矣

王平丘傳須本楚勢說起要發得懇切

陳留奔鄭　留為哀所立懼討奔鄭

即骨肉去國而君臣致亂之罪見矣

公蒐紅　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經譏空國講武深示縱樂之戒焉

違天時拂地利悖人理總是爲非禮以動民昧履霜之戒句指楚、

追符前日、

滅陳 後滅蔡同此、 連執招放趙王世師傳君臣同貴、

中國縱外暴委命之罪見矣、

以中傳爲王兼成勢代爲定陳蔡歸三傳不能救發意宜委命作、

九年 〇叔弓會陳

經因事而存與國公天下之心也、

大意同陳災但不收書法問起得書之縣重存陳意發使歸語門字要

探討民心不平便于天不合歸民心政所以合天德也、 史趙鶉火之占

裨竈水妃之論點入

許遷于夷　夷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

陳災　故有而弗葬

○蔡郎囿　平子欲早城郎于日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

賢臣不順強而勸民忠可嘉矣

主合至傳以忠事上不順于強臣不欲勸民政愛民以奉公也

十年　欒施奔　陳鮑逐之而分其室桓子請老于莒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與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

考大夫去國之跡著權臣移國之端

主旨見傳陳氏厚施于齊以移其國

○三卿伐莒

紀莊將之迹驗斂兵之實也

以復古難起重特欲中分魯國之衆斷罪驗他中軍之舍是畢非復古

驗意明白季罪自見並將是紀實非書法

舍如晉　叔向欲見新君　主綱紛傳志衆未紛

棄疾圍蔡

經貶外夷之討罪惡其心也

此傳本註謗般借圍代出貪詐不必分中重詐上垂戒意亦要發

比蒲

望國越禮簡兵經惡其忘本焉

越禮指僭是過例只重忘本作時政在季氏不責昭

稷辟　主執意如傳爭與邾通好

即內臣會小國見通好之實焉、

○厥愁　諸○國○猶○序○大○夫○無○辰○

經不貶謀患之無功恕其心也、

須將仁智二項比斷總得聖人恕待之意透出之不能帶入慨歎方有情

滅蔡執有　既書滅蔡又書執蔡世子有○

總紀儲君被忠深予其得子道焉、

無降伏之狀政足不忘親仇得子道處無二意滅執只作事從面稱世子、

十三年　如晉至河復　是十六年到晉傳王處罰不自強此為致鄆故然晉討　討胡傳、

△愁斧　至孫齊傳兩闕一動而公于愁斧、

即謀臣見逐強臣之專見矣、

要發一動字及羣臣無敢獻謀見耶宜自强圖費傳無禮提起作斗從

△楚子伐徐　夷入援傳城陳蔡不美而叛聚兵制御師亦外察帶入也天自討之

經丁外夷雖難見設險委命之罪焉

○晉伐鮮虞　書晉

經斥伯國之效夷室亂源也

晉用詐在伐鮮虞不在入昔陽在假道不在僞會齊師信義不必强析只

認字便不信義了制治未亂政慮信義淪亡不免一失再失後禍不可勝

言故特謹嚴于此

十有五年

△圍費　不書內叛　書圍費

經不沒內叛之實著不恕者之罪也

全要發宜拔意兼攻尤報復說串發勿分書圍則拔可知故曰不沒其迹

此歸

外臣昧君臣之義欲辭大惡不能也

只主上截傳下半傳就他時勢代設處置之法見此不能然所以不能辭

弑君之惡

○會平丘　如下文所略

杞伯同威戚之好示未然之防也

崇侈是苟成不道之根所謂預有指內和外撰言若如此脩業自不暇爲

土水之侈矜威不重

盟平丘　再出

禮紀伯信深惡其饋力也、

懼楚作串是叙過脇齊脇魯總是饋力之寔禮義對威力說此傳[illegible]

力勿乘五惡、

△不與盟 註。書。

權內辱之故無可諱者也、

德則不競是五不韙之總不韙不與況又自反而猶何諱乎

執意如 稱人以執

伯討不以義經原其意而陋之也、

要狠伯討二字闡明全在責其君臣之義上意在義自不及貨財倫即也 陋

○盧吳歸 不稱復歸 稱歸于 不言自楚 稱侯

經有公天下之心因復閎者示義焉

前半傳乃書法後半傳正意也只以公天下爲主而以不與滅不與封分股發之不能救不能與不重責諸侯只見夷狄制諸夏引起作經立法之心大意與存陳同

旨 年

意如至

傳闕以私釋內臣闕于道矣

此傳經旨執歸雖單出至亦要根執說來道字對利字看甚矣從兩皆字看出此總是平丘一時事故傳來到平丘貶斥本股無書法

書 年

去樂卒事 連有事出同無書法

定闕處之合禮總紀之示法焉

先祖之心孝子之心須大發

○朝吳奔 志特書

經紀外臣去國而譏宜亟遠矣

譏人可畏譏謀當杜總見譏之宜遠總起上下半篇做過下勿失傳

口氣 剪裁乃奔後語用要斟酌

○伐鮮虞 稱名氏

不貶伯臣畧遠以兵近正也

不納叛是正兵之常此亦窮兵于遠非禦狄之道特取其正故免貶畧字

要發以正兵加敵而免貶用兵之畧見正兵如吳而僅免貶禦狄之畧見亦

公如晉 平丘之會故也

十六年　齊侯伐徐

鄭伯憯無統貪利之效見矣、

王蔥如傳、諸侯不合、徐子賂甲氏之鼎郯莒從蒲隧之盟。

誘戎蠻

不名。

經于外夷虜夷兩輕其罪焉、

指月單王楚、

公至晉

諱止不當

內君處困而不自強經諱詞以貶之焉、

不自強通前後看、不單指見止一牘之辱。

十七年　郯子朝

下小臣倚禮而官制之道可徵矣、

夫左氏載仲尼語幸官制之猶存、五鳥司曆。五鳩鳩民。五雉雉民。五雉 民 孔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矣

〇滅陸渾 舉其名氏

兵舉于靖華、義無可貶矣、

陸渾之當滅、全在容通王室、須體繞得無貶意、勿用禁語、

星孛太辰

經紀星變、深王室之憂矣

心爲明堂、天子之象、要重發末、要歸到天之示人顯矣、

〇長岸 言戰不言敗、意非書法、

強夷見敵于人、雖用人非也、

令龜再卜而泝風馳長鬣三呼而吳光奪當時勝負相當迥非前日之楚祇爲用舍乖張無儀得志方新子瑕教吳已慣故不敵者遂敢相敵耳要得垂戒意囊瓦貨行在長岸後因通論楚事故并言之文中不必牽入

六年 △四國災

紀列國之災因見當國者之善弭焉

裨竈象推非妄說透纔見德消有據諸國帶言

入鄅　見伐鄅傳

小國肆暴凌人其受兵有繇矣

九年　宋公伐邾　皆伐邾而得其取邑之罪

大國用兵討邾罪特全其善焉

求善在歸得上、勿以討罪論也。茲言須將邾暴揚起從得勢

廿年　會奔　曰公孫　詳於乃事實、

經于賢者之後、因守禮而特善之焉、

賢會全為子臧、須發聖人一段思賢之意、淋漓痛快、

華向奔　主南里傳背一段作

經紀叛臣去國、君臣之失具見矣、

廿一年　入南里　以南里繫之宋

叛臣據國脇君、其罪不可赦矣、

南里在宋國城內、故曰分國、而君與他叛絕異、

蔡朱奔、主信讒費無極傳、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蔡人懼、出朱、

即諸侯晃出之孫譏人大可畏矣、

辛　華向奔楚　畧技宋　日自宋　出奔楚

辛

經下逆臣去國詳罪夫縱之者焉、

以華向之惡提起即將宋宜討諸侯宜救楚宜執分三段後總結不能總

倒書法

△旨開

經于蒐國講武識其昧大本焉、

主字正應本字以非地點起重昧軍政之本作須知傳意總評三蒐不專

指昌間也、

執如京　代王室亂

經因使而紀王室之變正本意也

要數京師爲室就家天下立論無易傅子一句家天下之要訣也

猛居皇　曰以　稱君示帶鄉

經于王臣置君原罪于忽本者焉

入王城　稱臣　稱名　比講到于罪子之反乎

春秋表正儲之正而持嚴挾君者之罪焉

平壽△執舍　王命奔傳只講立身而不屈于強國

大夫臨難守禮可謂賢矣

宣周制戎狄邾夷之坐主兵衆以消宣子之謀是不爲威惕也安羈族而

正晉國之貨取凡法而絕獻子之求是不爲利疚也

圍郊　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

伯主昧勤王之義經微其事焉

一義字重看傳意重不奔問徐道大夫其第二義也

庚與奔　入國不書而書出奔郊公出入皆不書

經于二君出入惡其事而微其人

或重庚與不仁而郊公如傳帶後亦可

○雞父敗獲　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爲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存區爲別

詳著交兵之罪深嚴謹分之意焉

吳詐勝胡沈自取俱在叙事中點破只用謹分一意見頗沛必于是

雞父　總言吳人以詐取勝于前而次君與大夫叙其國于後

紀外夷詐勝、而嚴謹分之意焉、

詐勝提起作事迹重君臣之分上、仍要見顛沛必于是、

狄泉　直稱地而不言也

嗣王當立而能立、經特詞以表之焉、

立朝　特稱立而日尹氏

世臣援立非人、經著擅權之戒焉、

不當立提起、只重擅亂國作、

如晉有疾復　書有疾乃復　爲叔孫故如晉

經殺望國之恥、以其不自強也、

以爲可恥而殺之、便是貶詞了、殺者此無疾而卻、其恥稍殺也、

二十四年 ○舍至　特書姓氏

經于內臣歸國特詞以表其賢也、

舍乃婼之名、但兼叔孫爲書姓氏耳、作文還重禮立身、而事君之忠帶內

○吳滅巢　書

經紀夷屬見猾、著外危之漸也、

傳意全在寵臣之也、何楚邑而楚失之、故曰不能有其土地人民、

二十五年 舍如宋　如宋聘、且爲意如逆曹氏也、

昭子此樂、甚無取、即宋元告樂祁一節、明知魯君必出、後爲公

納見女謂倚耳指月主尚藏傳宋元意如之外、別見他仕

與賞不訴

〇[illegible]沙　點笑訓

春秋不実勸王之誅以正待人也、

以人心之公說起倒以正待人作王衆之輸亦王自有之民人之兵亦

王自有之民

鸜鵒來巢　書曰布

經紀、望國物變欲人君以德消也、

大雩又雩　非

望國事災災之文不自省甚矣、

重天心猶有眷顧列位有人也要點人總見昭不反身脩德區區禱祠之术

孫齊次　稱[illegible]

內君昧理取辱，經隱詞以貶之也，

季氏到昭公時，直是無可措手，惟有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庶爲待時則致

之消此消息盈虛自然之理也，

野井　書唁公

經于大國省難，而交譏其非禮焉，

勿板對，仍自魯非禮說來，遞到齊非禮，分上下截，上無本，下無廷，

齊侯取鄆　書齊取

直紀大國取邑，見內君之不君也，

重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

三十　居鄆　稱居

六年

紀內君之所居存一國之防也

存防處要見非大夫所得專意土地人民挑譏

公圍成

不書齊師而書公圍成

經紀內君討叛尤重廢義之罪焉

起總重畏公爲義不終而以季昭補入書法總收

△鄟陵

主意如至傳諸侯不合二十餘年　晉自此不復主盟矣

經紀大國圖伯之迹見貪利之效也

入成周

曰成周

紀王道之微有貽其弱者矣

成周者洛非下都遷殷頑民之處天王不自立而爲臣下所納便見微弱

朝奔

即鹿醉之無成可爲徇私者戒矣、

一傳都是慨歎兩棄雖說子朝仍串子猛在內方得人心不附四字重發

然不必吳罪景王

二十〇年 會扈　列序而不略

經不略謀義之會所取者重也

重不以一人廢衆人不以侯事廢王事

如齊至居鄆　侯宰獻而請安見高張唁傳作飲君之躬

二十五年 如晉次乾侯

二十九年 高張唁公　小書于策

經于大國，半辭深譏其失職焉。

失職便是非禮微故必做躬發二股。

鄆潰

此傳是因鄆潰而斷他行來，其字亦要發。

內君處困而失民自棄其尊。

三十年 公在乾侯 歲首必書公之所在

經因內君寓外，深致存君之意焉。

罪臣子，譏諸侯，總責其不討意如，帶發二股。

滅徐羽奔 書名 見滅諭傳既已屈服而後奔，豈有恢復之志乎。

絕被患之國，以其志不立也。

三十一年　適歷　不待貶絕

以主盟而竊惡君臣皆可罪矣、

晉寔主盟句重書法借陸淳語總是不待貶絕以見君臣之惡敘事要詳明

三十二年　黑肱奔　同年夾

吳伐越　入吳傳吳嘗破越卽此作尚力之始事

城成周　不言城京師而曰城成周

經于列國勤王之役深傷王道之微也、

傳首天子有道至可以不書乎志其營城不可名、　書法大道同入成周

定公

元年　春王　不書正月

春秋畧謹始之文以不得其正也、

當時定例未立、自不得虛存正月之文、大意只重爲意如所制、所謂也[illegible]身[illegible]

△執幾　執。而。書其地。

伯國擅刑于王都、春秋所以謹之也、

在天子之側、不歸諸司寇、直是目無天子矣、此以下事討有罪句要重發

初字在萌漸二字上看出、

戊辰即位

即國君定位之遲、見國本當豫矣、

重在垂鑒上、

立煬宮　曰立。

望國崇遠祀、經譏其非禮焉、

煬以弟繼考公、猶定之繼昭也、故特崇而立之、

隕霜殺菽

即天道之過嚴、見失刑之應也、

二年　楚人伐吳　始用子胥之謀、主楫舉傳、皆懷謀楚之心、作文備長岸輿

新作門觀　災。特書新作。

望國與習僭之役、不知正本矣、

正意在於庇勞民不重

三年　如晉河復　主泉從傳、

內君事伯見辱、係嗣立之非正也

四年〇召陵侵　書侵

伯國奉天討而沮于私經所以陋之也

楚罪當討要在一衆三年上挑發大合諸侯元老在焉郲郲何等赫奕況

罪狀尤易暴明者乃以一寅求貨遂阻十八國之師豈不大可陋哉要形

容陋字快

滅沈歸　書滅　書以歸

經于肆暴失節者皆罪其不仁焉

仁者以大事小亦殺身成仁題無殺之蔡侯不用

〇皐胣　書公及　凡舉

内君要盟固位經直見其志焉

傳無斷罪語，只發他求盟之意便了，凡舉帶在書法中，不重

楚人圍蔡　主栢舉傳，長惡不悛，見王法當討，

外夷肆暴凌夏，法難貸矣，

晉衛伐鮮虞　楚横不討，蔡闘不救，何急于中山之服乎

經于伯兵略遠惡，其棄義焉

○栢舉敗奔　特書曰以　進而書爵　貶而稱人

春秋進遠人以罪伯，而失節者亦貶焉，

違天子之命，正與王法當討而不赦相應，就聽蔡抑楚，見吳晉就其歸蔡

抑楚之易，見晉歸祈，承說勿大關書法，分繳覈无帶末，

○栢舉　大意同上，只不用无耳，

斥遠人以其與中國之不能舉也

无奔

春秋深惡貪臣因失節而賤之也

貪在平時失節在今日二意串發

入吳入郢　斥而與號

經斥遠人之肆暴奉天討也

一傳議論俱承楷舉說來作文要會此意　狄道亟亂男女之配上

五年

歸粟于蔡　以周恤稱無資　主昧大義而急小惠

於越入吳　初書入吳于柘舉之後　主役入吳傳

初杞强夷之被患著競力之形也

圍鮮虞　伐不服又圍之、兵益急、義益不振、雖失主盟之道耳、

六年

滅許斯歸　因楚敗也、寄滅衛傳見失節、

公侵鄭　雖奉晉令、而陽虎之徒、實費勇者觸以啟釁、即內兵加於陪臣之專見矣、

斯忌如晉　獻鄭俘也、二卿並使、爲陽虎所制、亦見陪臣之專、

○執祁犁　稱人以執、佰討出于私、君權移矣、

重列卿私意作、只重權移、不重貪利、

城中城　陽虎欲去三桓、托于備鄭而城、斯挾公以自固也、

七年

盟沙鹹　主郵敗傳鄆叛、

[illegible]國叛伯之迹見貪利之效矣

侵衛　衛欲叛晉大夫不可使北結私于齊門執結以侵我齊從之会

責齊衛作

八年

二侵齊至　寄盟平傳曾卅侵齊結大國之怨

兩犯大以結怨求成有自矣

國夏伐西鄙　王救曰書貧

○杜文　言晉師而不書士鞅

經立重衆之文示謹權之意也

民衆即兵兵即是權全重聖人書法上作要剔出用衆意大意同栗林但

彼重禮此重權耳

鞅侵鄭衛　主朝歌傳或書侵以圖之

晒伯國討賊之兵嚴貪利之戒也

從祀先公　不書禘祀與其特日從祀

陪臣假禮濟私經著其情之迹也

原情制法四字要剔

竊寶玉大弓　失之書

九年

得寶玉大弓　得之書

紀分器之復見不共之罪也

猶失其政是痛根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雖猶爾守[illegible]說此義得三句[illegible]

韓夫政术

火五氏　以齊伐晉[illegible]王[illegible]邑俘[illegible]故

及齊乎　曰及　王豎平傳

望國犯大而急乎春秋所以畢之也

要舉來齊儕界

○夾谷至　無剌矣

觀聖人所以抗强而知理為大矣

仲尼一言感動三軍要說得有氣槩此傳重理字下傳重禮字勿漏

○歸三田　獨會夾歸

聖人以禮化強無嫌自序矣

以禮責齊節卻夾俘三事聖人以天自處後人推看出來須講得圓活

圍郈圍郈　據事直書

大夫討叛而莫制其强自啟之也

擒定理宜二字發揮叛强只作虛實

地奔陳　見辰奔傳罪宋公以嬖寵故失弟

辰暨奔　書弟　暨

經惡大國之溺恩兼罪昧義失節者焉

一頭兩脚總要相承

十一年

自陳入自曹入　不稱弟而稱暨及　不書叛而日入　書自陳自曹

經誅列卿以叛并罪黨之者焉

將四卿大心重發以陳曹帶後　單自曹入誅從叛而兼責黨叛

及鄭平盟　主朝秋傳書叛見貪利之效

十二年○墮郈費　與陽虎同

即强都之墮見禮可爲國矣

禮字重兆字亦不可畧推而行諸一段政從兆字生出

盟黃　同濮鄉作

圍成至　書公圍成致

即內君討叛之危見用聖宜專矣

得政未專曰後人窮經者看出作文只就强危二字描寫有爲聖情之意

十三年　垂葭　使師伐晉用邴意茲之謀也

畧詞紀貳國之兵見狥利致叛之罪也

晉陽叛　直書入叛

經深貶大夫以邑叛明臣義也

鞅本拒范中行但專土興兵全不忌君故加以叛君之罪

朝歌叛　直書

紀大夫肆逆之迹著貪利之效也

貪利根大夫專政來不可直責晉君公行故見其事先足齊人求媚諸侯

雖取將猶未公行也當通晉事論勿泥定衛貢一節

△鞅歸　書鞅歸于晉

即叛臣歸國之易見伯主之失政刑矣

就易詞上見縱釋有罪之非後總收書鞅歸于晉

古　戍奔陽求　無書法　只戍奔同

許

經言大夫去國交著君臣之失焉

既不遠色失齊家之道戍不賤貨失保身之道

頓牂歸　胡滅黃傳與許斯同

○檇李　戰敗

經于遠人克敵而著其用詐焉

只用前半傳詐勝一意中帶啓夫椒之禍勿下斷罪語

于牽于洮　謀救范中行也主貪利保奸作

石尚歸脤　見劉子傳

王室行禮非正以受禮者觀之也

須切歸脤上生議論方不泥舊王賤王所存者猶與祭覺太斷嫌

蒯聵奔　御書世子

經于嗣君之出交譏其父子焉

大蒐比蒲邾子會公　主僭天子作

十五年　邾子朝　借句繹傳責邾不以禮爲則

滅胡歸　書以歸。楚子書爵而胡子稱名

小國啟患而又失節經所以獨重其罪焉

二意串發書法總例

冬城漆　小註作民勤于力而勞之意同鄭延庭

哀公

△閒祭　御書閒祭而稱冊

忘親釋怨之後仇存天理也

怨出不怨正是天理禍及宗廟二句最直

食牛改卜郊

卧失而書　是四月郊同但去不敬

望國從祀總因失而志之焉

此傳說從微責成王過賜與他傳不同不時不敬如傳提起

齊衛伐晉

救范氏也取棘蒲

諸侯合兵凌伯春秋交貶之也

晉不能制叛而受侮齊衛黨叛而凌伯皆非

何忌伐邾

諸則相繼伐之第一伐也

內卿舉兵虐小非睦鄰之義矣

二年　伐邾取田盟句繹　詳書

詳察圖虗小之迹而責各有歸焉

以哀公縱權不與作一頭邾子昧禮取辱列卿昧義虐鄰作二節二人盟

要帶見只伐邾取田大意同但勿入盟字只三卿伐邾以伐國不與輕泄

邾與諸卿分作出何忌伐三卿伐只主列卿相繼伐之只取田句繹主盟

取其田而又强與之盟單句繹以盟其所得作事實分責哀公不與列之

强盟　哀方五歲措詞須斟酌

納蒯聵　書納　稱世子　特繫于趙鞅師師之下

詳致意于復國者重國本也

主兩頭一節作蒯聵無道則誅不當納衛輒不子則

以盤公大臣不早正本作一脚

公戰鐵

鄭黨役罪也趙鞅不及致亂之餘而恃力搆怨故主此戰杜氏註

伯臣搆怨而有恃力之心所以貶也

州來

以自遷爲文

小國失謀啟患經變文以罪之也

只主背楚詛吳委罪且勿露復字又字要體貼

三年

圍戚

序本爲首

大國黨叛倫之惡春秋特嚴其誅焉

須將輒不當拒蒯明方有斷案此是討賊子之法

拒輒當貶

經于祧廟之災並紀以示義焉

不稱及等也見祖無尊卑也單主此無甚生趣須將廟之所以存揣他不毀之故分半截

放猶　書大夫而稱人主遷州來傳

與國委罪于謀臣春秋深貶之也

及其事急四字要挑入駟獵以請遷爲非亦料想之詞須活用

四年　蔡辰奔

恕大夫之與遂以其君之自取也

執戎蠻子　日晉人歸于楚

經于伯國媚夷深惡其不競焉

外夷是通例、駁過不重、即詐執亦從寬、以重歸于楚、上見襄六年[illegible]

久要發、

五年　趙鞅伐衛　爲助范氏故、張柳朔死柏人在此、責晉不明大義于拒父、乃以范氏伐之、

六年　伐鮮虞　爲納荀寅于柏人故、

國夏高張來奔　陳乞將事高國、後設謀去之、將欲其君移國也、故侍殺其州、

陽生入　不稱公子、以陽生繫之齊、

經惡爭國、而原罪于致亂者焉、

以陽生不子起、倒罪景公、

向巢伐曹　主曹聽公孫彊奸宋

七年　皇瑗侵鄭　宋鄭交爭始此

晏多侵衛　爲范中行故、與執伐衛同

○會鄫　吳徵百牢、因召康子、子子貢執禮抗強、及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

○入邾益來　不諱

經不諱內君之惡、爲遷晉地也、

全在書法上發揮、欲見後書四字要挑透明此、然後可操賞罰之權云

第一段、

圍曹鄭救　主陽歸傳以宋伐晉不救爲案、以背晉奸宋爲斷

絕與國之救、患晉人召禍之失也、

八年　入曹陽歸　觀其見滅之實。

經略霸國之實、戒自取也、

先以滅者書辭發一段議論在前後以聽辨言自取明削滅之故方有趣

○吳伐我　不言四鄙及與吳盟

經諱登國之見辱見謀國之誤也

若虧而不及待猶有華元國佐之事在今卻未及虧故尤可嘆傳中萊國

謀國俱要痛發以見其不知恥

公取讙闡歸邾益

即失地復小之迹渙然不相擁矣

取歸鄁是舉寔反重于此作

取讙闡

大概取地之罪內君致之也

惟謀取其能保土形容造惡之不可勿斷會非

〇歸益

即內君復小見遷善之美矣

只在去惡不積四字上形容仍收不諱人邾晉法

〇歸讙闡

志大國歸地之順而知善宜遷矣

改過遷善一串事只要咏歎傻大二字單贊會便非

凡例

雍丘 飾日遷舍曰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取之使有能者無死以

郲張與鄭羅歸 悉房而俘之曰取

經于大國覆敵深惡其殘民也

楚人伐陳 即吳故也同結以主皆乃楚滅而使存今又與救兵師

宋公伐鄭　見其陵人已甚

十年

盜殺　見定來傳自取滅亡不足待以寓公之禮

會吳伐齊

遠人違理惡夏經所以狄之也

只主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無書法

鞅侵齊　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伯國乘鄰難以興兵春秋所以陋之也

〇結伐陳吳救　猶以救舉

經抑外夷之恤患重傷中國也

惟楚暴橫不可縱故見中國之可傷者楚罪故起傷中國非兩意傷字要透

年十○國書伐　特日伐我

經于望國彼兵特示省躬之罪焉

須將旡事諱明纔見曾罪曾罪只在會吳一伐勿牽伐邾我字故望

○會吳伐艾陵敗獲　單艾陵同主入吳傳破楚發齊及既勝齊師何

强衰兵挫大國刑刀已悉矣

舊主賊韓傳昔伐昔及兩俱有罪而以及爲主大棘傳昔稱又昔師敗

見師與大夫敵兩傳俱無明諸不如入吳傳確

年十二○用田賦　昔日制

望國終困農不知本矣

杕敵已是困農故曰賦田通困者使農民衆出商賈之稅

棄吳會鄭　上爲會鄭尋盟下爲衛免謀會、單出一比作照此

賢者兩建卻敵之功則知詞之不可已矣

十九年　取邑　獲成讙鄆延以六邑爲虛、與雍丘同

○黃池　特書日、及、先晉、紀常、抑予正名、俱不重

歸致嚴于兩伯之會示治禦之道也

全在體統上立說治中國卽所以禦四夷此意要發

△於越入吳　繼書黃池之後

再紀強夷被兵知力不足恃矣

此傳發相乘相勝之理甚透須描得警切

星孛東方　見大辰、傳氣發亦猶孛于東方、叙乎越人、吳國遂滅

觀天變之亦指數兵者可戒矣

古年△獲麟

經成瑞應見天人相感之深矣

只重文成麟至見相感之深常理政與道字相應以天道終於鬼神之下

之